

1949

1975

蒋介石

后传

蒋介石台湾26年

政治地理

师永刚

方旭

著

1949

1975

蒋介石后传

蒋介石台湾26年

政治地理

师永刚
方旭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介石后传 / 师永刚, 方旭著.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126-1881-7

I. ①蒋… II. ①师… ②方… III. ①蒋介石(1887-1975)-传记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1723号

本书图片由方旭、冯昭、《生活》月刊、国民党党史馆、中正纪念堂等机构特别提供,一并感谢书中所涉行馆提供拍照帮助。本书所有图片未经授权,严禁使用。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传真)
网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发行: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1/16
印张: 25
字数: 360千字
版次: 2013年7月 第1版
印次: 2013年7月 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5126-1881-7/K.854
定价: 65.00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目录

序章	1	第五卷	125
		角板山宾馆：	
		台湾版溪口的沧桑岁月	
前传	3	第六卷	139
蒋介石台湾政治地理：		阿里山神木与贵宾馆：	
62岁，转进台湾。26年生涯，34处行馆		蒋介石三度避寿地	
第一卷	19	第七卷	151
澎湖贵宾馆：		草山御宾馆：	
蒋介石转进台湾落足处		见证蒋介石「清党」与「孙立人兵变案」	
第二卷	37	第八卷	175
高雄西子湾：		战地行馆：	
蒋介石来台第一行馆，记录「八二三」炮战全程		蒋氏父子亲历金门炮战、一江山与大陈岛三大战役	
第三卷	51	第九卷	199
草山行馆：		大溪行馆：	
解密蒋介石谋「反攻大陆」之「国光计划」		蒋介石与张学良重遇之谜	
第四卷	79	第十卷	219
士林官邸：		台南风水形胜地涵碧楼（之一）：	
蒋宋25年寒暑共度的唯一「总统官邸」		日月潭谋改革党务，流放陈立夫	

第十一卷 235

两岸交流第一线涵碧楼(之二)：

密使曹聚仁密访蒋氏父子，带周恩来亲笔信会晤

第十七卷 321

阳明书屋：

蒋介石为自己打造的最后文史档案归宿

第十二卷 253

全台首遭拆毁的卦山馆：

陈诚与蒋介石三连任之幕后纠结

第十八卷 339

慈湖行馆：

「两蒋」灵柩奉安大陆争议

第十三卷 273

樱花温泉山色行馆：

「雾社事件」旧地的蒋氏梅花

第十九卷 363

中正纪念馆密码：

蒋介石专用之「国家级」祠堂：中正庙

第十四卷 283

梨山宾馆：

蒋介石南巡、「梨山会议」、中兴台湾起步处

第十五卷 303

栖兰行馆：

蒋介石在台湾最袖珍的行馆故事

第十六卷 309

澄清湖行馆：

蒋孔宋三大家族最后在台的聚会

序章

从1949年以62岁的年纪，黯然落脚台湾，蒋介石长达26年的时间，长留孤岛，没有再离开这36000平方千米土地一步，编织着『反攻大陆』的美梦，至死方休，未有再踏上大陆故土。

只是这一路行馆轨迹，象征蒋氏父子俩在台湾留下的足迹，宛如展现他们在台岁月缩影的舞台，幕起幕落，细数着过往风风雨雨、波涛汹涌，俱成往事。

『两蒋』功过已交给历史，只是过往荣光，映衬着如今蒋家在台的淡出与锋芒蛻尽，不但反映出蒋氏王朝日渐落寞的命运，也让人看到岁月无情，任凭英雄如许，总也逃不过历史洪流的淘洗。

蒋介石台湾政治地理

62岁，

转进台湾。

26年生涯，

34处行馆

澎湖贵宾馆

高雄西子湾

草山行馆

士林官邸

角板山宾馆

阿里山神木与贵宾馆

草山御宾馆

战地行馆

大溪行馆

台南风水名胜地涵碧楼（之一）

两岸交流第一线涵碧楼（之二）

全台首遭拆毁的卦山馆

樱花温泉山色行馆

梨山宾馆

栖兰行馆

澄清湖行馆

阳明书屋

慈湖行馆

中正纪念堂密码

1949年岁末，刚过了耳顺之年的蒋介石丢掉了大好天下，以“亡国待罪之身”，与长子蒋经国来到台湾这个孤岛。国之将亡、仓皇辞庙，蒋介石在岁暮“国”破之际，看似一派轻松，面临的却是隔海解放军凌厉的攻势，还要应付美国的逼退压力，看着一切不确定的未来，气氛颇为凄凉。

早于1948年即赴美争取美援未归的宋美龄，对下野后避居奉化溪口的蒋介石，极为担心当地安全，多次去电要求蒋介石离开，甚至希望蒋经国能从旁劝说。蒋介石幕僚周宏涛在个人自传中曾记载，虽然蒋介石与马歇尔不和，但宋美龄却与马歇尔颇为交好，周宏涛转述蒋介石另一名幕僚董显光的说法，宋美龄曾告知，“马歇尔答应她，在最危险的时候到美国去！”另有一说，宋美龄在1949年风雨飘摇之际，曾建议蒋介石流亡欧洲。不过蒋介石对这些要求始终没有松口，而是不断去函催促宋美龄返国。蒋介石日后也说，当时未选择出国考察，实在是“没脸见人”，“宁愿待在国内待罪”。

但据事后考证，蒋经国当时已在安排预案，如果情势恶化，或是从宜兰外海再流亡他国，或是运台黄金是否要再转到菲律宾储备。但其时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国家，都已向美国直言拒绝蒋介石流亡的可能性。

是年12月23日，平安夜前夕，留在内地转战西南地区的原在中国远征军中出名的抗战将军李弥再次被击败，曲靖被解放，西南战况失利，国民党在大陆军事至此完全失败，眼看国民党大军“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蒋介石只有承认，“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因胡宗南逃避琼岛之故，彻底失败而绝望矣”。

“为人唾弃，为世讥讽，耻辱悲惨，于兹为甚”，这是蒋介石在1949年

给自己下的评语。寝食难安的蒋介石当时甚至在日记中如此记载：“昨晚冬至，夜间梦在新建未漆之楼梯，努力挣扎爬上梯底时已力竭气衰而醒。若此为预兆，前途艰危可知，而成功亦可卜也。”

这时，蒋介石带着蒋经国来到日月潭边风景秀丽的涵碧楼，与儿孙共度圣诞，回想1946年到台视察光复周年的风光，与宋美龄在涵碧楼的顾盼自雄，还因此主动延后返回台北的行程，这次故地重游，虽有布置圣诞树、孙辈嬉戏、交换礼物的喜悦，父子共游潭水涟漪、环山幽翠的日月潭，步林道，观日出，甚至在船上网到一条近两米长的大鱼，却是夕阳无限好，丝毫化解不了蒋介石心中的苦闷。

蒋介石在1949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称，“在此重大失败之中，亡命台湾犹有自由生活，殊觉自慰，故频谢天父与基督洪恩不置也。”但也说，“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蒋经国也在同日记载，“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一年，就在今夜过去了。流光逝水，马齿徒增，仆仆风尘，自问所作何事？往者不忍回忆，来者更必艰难。”

朝鲜战争的爆发，客观上挽救了蒋家。蒋介石在台湾站稳脚跟，涵碧楼又成了他处理党务到政务、国际外交、两岸互动，甚至个人反省检讨的地方。甚至20世纪70年代，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之际，健康状况明显恶化的蒋介石也在涵碧楼停留50多天，思考“国”与家的未来。由此可知，作为蒋介石头号行馆的涵碧楼，一如其他行馆，并非单纯的度假散心之地，或是蒋介石独占欲发作之地。全台一座座行馆，其实如同蒋介石各地应变机要之地，既可保有军事反击应变机动性，又能充当临时指挥所，让蒋介石得以运筹帷幄。

这些行馆，有高山之巅的达观亭、松雪楼，有台湾地区最南端的垦丁宾馆，有在北横老林深处的栖兰行馆，有外岛的澎湖、金门，足迹几乎踏遍台湾每个角落。加上环境清幽、隐蔽性强，还能避开扰人的官场，让喜爱派头的蒋介石伉俪能有私人空间与高宾深谈，既特殊，又不显得僵化呆板，也因此才留下众多历史记忆供后人凭吊。

蒋家行馆在台湾多达34处，且非“总统”专用。

行馆，也称“行辕”、“行台”，如果用到封建时代的皇帝、君主身上，即为行宫、离宫；相对于官邸是公家发给官员的住所，行辕、行台都是指封疆大吏出行时的驻所。所谓蒋介石行馆，也就意指着蒋介石在台各地出行、视察、度假的住所。

到底台湾有多少“两蒋”行馆？还真的没人搞得清。民进党立委曾提出质询，质疑蒋介石行馆共有47处，相关纪录片称蒋介石行馆有27个，也有学者研究，蒋介石专属行馆仅有19个；但依台湾相关府部资料显示，这些行馆共34处，且非蒋介石专用。

蒋介石行馆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一方面是他的行馆几乎遍布全台湾风景绝胜之地，或饱览青山翠绿，或眺望湖光山色，都一定位于景致最佳的地点；再加上这批行馆在戒严时期，军事管制严密，寻常人不得其门而入，如同封建时代行宫、离宫般难以亲近，自然众说纷纭，把行馆当成了蒋家私产，想象其中势必富丽堂皇，是特权的象征。

但蒋介石自奉俭朴，颇有以天下为家的想法，因此没有留下任何私人地产；同时各地行馆虽然管制严密，但相当比例来自接收当年日本政要的房舍，

使用前仅略加翻修，内部大致只算是简单大方，多半强调环境宁谧与隐秘，并非装潢讲究，除了园林步道等设施，房舍大致只算得上中上水准。蒋经国的住所与行馆，以及金门、马祖等地为因应“两蒋”军事巡视需求而辟建在军事基地四周的行馆，就更加简便。

尤其蒋介石身后，通过蒋经国推动，大部分行馆几乎均改为公众使用，因此以行馆豪奢为“两蒋”入罪，实在有些牵强。反倒不少景区拜蒋介石光临所赐，口耳相传，成为广为人知的名胜。



“两蒋”行馆广义而言大致可分为四类，不过有时虽归类为行馆，但蒋介石或蒋经国可能只会用到其中几间厅舍，或经过时沉思休憩的地方，未必会因此把整栋建筑彻底封闭，不能一概而论。

第一类是蒋介石父子长期定居的官邸，如士林官邸、草山行馆、中兴宾馆、慈湖宾馆、七海官邸等。这些驻所虽是官邸，但对比“两蒋”胸怀，把这些在台寓所视为行馆并不过分。由于“两蒋”都有习惯在官邸接见访宾，商议大事，因此这类寓所不但有相当浓厚的政治象征意义，周围戒备与岗哨也异常森严。

第二类是专为蒋介石巡行、避暑而兴建、改建的处所，像日月潭涵碧楼、澄清湖澄清楼、角板山贵宾馆、福寿山达观亭、澎湖第一宾馆等。风光明媚、散居各地是这类行馆的特色，大多数这类行馆也都是沿袭自日据时代权贵所遗留的皇族住所。但由于两岸情势紧张，因此蒋介石也特地选择几处行馆加强各类应变规划与避难设施，甚至设有临时指挥所，以应付突袭或轰炸等紧急事故。

第三类是蒋介石巡行时，地方政府或相关单位提供的临时休憩处，这也是“两蒋”行馆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像八卦山行馆、嘉义农场行馆、栖兰行馆，或是中横沿线许多处所，蒋介石可能只到过当地一两次，甚至从未涉足，但地方人士或政府官员都打着“总统行馆”的招牌，希望增加影响力，甚至因此禁止公众使用或窥探。

第四类则是蒋介石平日重要办公处所周边暂时休憩地点，此类处所虽有行馆性质，但因涉及蒋介石行程规划安排与戒护需要，因此较为隐秘而不为人知，相较之下，他却比较常在此逗留。

例如阳明山中山楼作为“国民政府”重要的接待外宾地点，又是“国民大会”会场，外围就有不少据点让蒋介石开会前暂时休憩，甚至泡个温泉舒缓身

心。木栅“革命实践研究院”（中兴山庄）是国民党培养干部的重要场所，据说山庄内也有一处给蒋介石暂歇的行馆，名为“木栅别馆”或“草庐”；草庐东边有座漂亮的“萃湖”，一说蒋介石与宋美龄还曾在此泛舟。

又如“总统府”旁、目前台湾“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所在地的“博爱宾馆”，据闻当年是蒋介石或宋美龄午间休憩场所，同时由于当时圆山饭店并未改建，因此包括顾维钧、蒋廷黻、孔祥熙、宋子文等人抵台，都曾在此短暂居住，也是蒋介石定期召开主持“宣外小组”会议的地点。

当年日据时期的
皇家建筑均改建为
蒋介石行馆

环境清幽、隐蔽性强，足以应变突发状况，是蒋介石选择行馆的共同特点。但蒋介石行馆虽多，究其根源，几处最具代表性的住所，还是要追溯到日据时期，为迎接日本皇太子裕仁11天的“行启”行程而兴建的代表性建筑。

当时日据台湾总督田健治郎积极鼓吹天皇赴台“行幸”，提前数年准备，花尽人力与物力，盛大准备迎接工作，并在景区兴建多座行馆，共花费100万日元，相当现今新台币10亿元，但未料大正天皇因病无法成行，乃由摄政皇太子裕仁代行。22岁的裕仁因此于1923年4月16日在基隆登陆，成为唯一到过台湾地区的日本天皇。

田健治郎为方便裕仁休憩而修建的皇家建筑，不但精致豪华、用料讲究，造型多依当时日本流行的日洋混和风格设计。例如草山御宾馆、草山行馆；日月潭边涵碧楼扩建了八间贵宾馆作为太子行馆；阿里山祝山林道旁也修建了贵宾馆。裕仁离台后，这批贵宾馆成为日本皇族或政要到台旅游时的落脚据点。直到台湾光复，这批平日贵宾馆连同其他各类事业单位招待所，改由国民政府驻台各单位应用，也成为日后蒋介石行馆与台湾各类景区高级招待所的主体。

至于最早一批蒋介石行馆，是在陈诚于1949年1月接任台湾省主席后，经请示蒋介石才开始准备的，共八处地点，包括澎湖两处，以及台湾本岛的台北、草山、大溪、日月潭、高雄、四重溪六个定点。由于蒋介石生活朴素，因此行馆均维持俭朴摆设，格局承接日式风格，却又有扶疏花木、绿地可供散心休憩，大致上，各个行馆的内部摆设与布局颇为一致。较多的改建往往是因为宋美龄习惯西化居住、卫浴条件，所以必须稍作调整。因蒋宋作息习惯不同，通常两夫妇起居分开；也常有礼拜堂，方便笃信基督教的两人做礼拜。

从顺序来看，澎湖第一宾馆是蒋介石1949年在台海间观望，乃至决定抵台长驻的第一个据点，本是日本海军招待所。之后蒋介石从南台湾上岸，在同样接收自日本海军招待所的西子湾宾馆驻留，思考战略布局。6月间，蒋介石离开高雄北上，先后住过大溪行馆与台北草山行馆；前者是日据时期桃园公会堂，后者也是日据时期即有的贵宾馆。

一方面，从1949年到1950年中期，蒋介石四处奔波，徒劳无功，自不会有心情大兴土木。另一方面，当时蒋介石更想着能否借机会打回大陆，大力倡导“三年反攻”论点，号召来台外省军民无须置产、买地，也没心思在台湾盖新房或另辟行馆，因此沿用日据时代皇族招待所作为休憩密商场合，绝对其来有自。1950年中，蒋介石定居士林官邸，其前身也是日据时期的士林园艺试验分所。

尤其当时解放军咄咄逼人，随时有跨海一战的可能，美国人已展开撤侨行动，彻底看衰蒋介石的掌控力，台湾政局动荡，蒋介石主要利用在行馆休息或沉思时间与幕僚或重臣商议大政，作出不少重要决定，涵碧楼等地因此成为两岸与台湾历史的重要舞台。

换言之，在心态上，蒋介石还是明显的过客，虽然狼狈，他还在期望政局有奇迹出现，即便入住草山或士林官邸，不过是他台暂居的场所，是临时为接待来访政要而兴辟的招待设施，并非想就此在台湾落地生根，也还没有出现直把他乡当故乡的无奈。

只是度过了50年代初期的动荡，靠着朝鲜战争爆发重新与美国接上线，蒋介石在台湾局面稳定下来，偏安局面已成，流亡海外的想法似乎已成昨日黄花，蒋介石与亲人在各地行馆团聚共享天伦的场面，似乎越来越成为生活的重心。

相较之下，各单位为招待蒋介石巡视而设的行馆也如雨后春笋般慢慢浮现，希望让蒋介石公忙之余，借散心抚慰郁闷。

如角板山、大溪等地，之所以能让蒋介石流连忘返，主要因为当地风光颇似奉化溪口，等于禁锢在台湾这座孤岛的蒋介石，借此宣怀思乡之情。虽然为因应大陆方面原子弹试爆成功，多处重点行馆都加装了反核爆装备与战时紧急指挥设施，但在美国杯葛之下，“反攻大陆”渐成口号已是不争事实，蒋介石心知肚明，只是没有说破而已。

与蒋介石根源最深的慈湖行馆，便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当年蒋介石路经慈湖，深觉地灵人杰，风光颇似溪口，因此主动提供图样与设计想法，仿效奉化祖屋，在桃园乡间盖起了这栋以居家为核心理念的四合院式行馆，其型式也是全台独一无二。或许，慈湖行馆只是反映了蒋介石内心最深的无奈，他此生再也无从重回故里，因此他才要在异乡孤岛重建故乡点滴记忆。只是没想到蒋介石去世后，此处竟成他灵柩暂厝之地。

相较于蒋介石的排场，蒋经国作风更为随和，几乎无处不可住，除鲜少为休假入住行馆，且不敢擅住蒋介石用过的房舍外，几乎没什么禁忌。例如他除代表蒋介石定期问候在台政要耆老，也受命四处巡视军队，蒋经国多半选择住现成部队营舍，不但安全防务紧密，行踪隐蔽，也无须做太多特别安排，只是各部队时常会把招待蒋介石与蒋经国的房舍空置下来，以备未来“两蒋”视察不时之需，也因此台湾各营区目前仍有不少“总统行馆”可供凭吊。

中横开拓工程创造 蒋经国新局

蒋经国晚年以苦干实干闻名，在台湾政坛拥有相当好的名声。但是来台初期，蒋经国以“太子”身份穿梭台湾政坛，加上执掌情治单位，给人特务头子的